



转型社会的农村各阶层分析——新农村建设的经验研究

陆益龙 2009-09-09 09:28:17

[摘要]明确建设的对象和主体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问题。对农村阶层进行分析的目的在于把握结构变迁中各阶层的社会需要特征,由此进一步认识新农村建设的方向、重点内容,以及调动各阶层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方式和途径。经验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各阶层具有与改善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三类普遍性需求。在农业补贴、增加收入来源和减轻负担的三类差异性需求方面的阶层差异,反映出中层和中下层群众对农业收入增长的期望比底层群众更为强烈。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现实预示着,农村中下层以下的群众,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同时也是最需要在建设中得到发展的阶层。

[关键词]转型社会;农村;阶层分析;新农村建设

建设与革命在过程及方向上是相对的,而在基本问题的结构上则有相似之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P3)

该问题的结构实则是明确革命的主体和革命的对象。同样,社会建设也需要明确建设的主体和对象。如在当前中国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建设怎样的新农村?由谁来建设新农村?弄清这些基本问题是尤为重要的。

要明确建设怎样的新农村,其实就是要理清当前农村社会哪些方面需要加强建设,这一点农村社会的各阶层最为了解。同样,具体的新农村建设任务也需要由农村社会不同阶层来承担。对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特征、社会需求、文化认同及行动倾向的经验分析,正是要促进对新农村建设的对象和主体的明确认识,以确切把握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以及调动农村各阶层建设新农村积极性的行动策略。

一、阶层分析和新农村建设的理论

阶层分析和阶级分析是社会学分析社会分层与不平等的两种范式,马克思主义将阶级现象视为“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P547)的现象,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是社会形成阶级的条件,阶级就是经济地位相同并决定其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一致的群体以及在斗争中团结起来的利益集团。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视角,因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P272)。综合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主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强调经济地位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二是注重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实践。

当代西方社会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重新把阶级带回到社会不平等的分析中心,并赋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以不同的内涵。如赖特(E·Wright)试图将“对阶级关系的抽象结构(structural maps)的描述和对阶级作为行为主体的具体事态构图

(conjunctural maps)的分析”[4] (P7)有效结合起来，以从微观的经验层面来揭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差别及阶级关系的基本形态。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具有三种趋势：第一，重新肯定阶级结构的决定意义；第二，注重个体主义的分析；第三，将政治分析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

阶层分析范式不同于阶级分析，它是在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上不断发展和拓展的社会学分析范式。韦伯认为，社会中的阶级阶层分化主要体现在三个基本维度：一是市场机会和收入的分化，出现经济地位的差别；二是权力的分化而形成政治地位的差别；三是职业和社会声望的分化出现的社会地位的差异。[5] (P32)阶层分析法在当代社会学对社会结构、分层与不平等研究中得以广泛运用，这一分析范式的特点，一是弱化二元对立的结构决定论，二是注重对具体的和动态的分层体系的分析，三是非冲突的均衡取向。也就是说，阶层分析把社会差别看做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和变迁过程。人们需要认识的是这些差别有哪些具体表现，以及这些差别是怎样产生的，又如何去调和那些差别以实现结构的均衡。因此，如果说阶级分析具有革命性取向的话，那么阶层分析则具有建设性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阶层分析有助于人们从社会差别和阶层需要的角度来认识新农村建设的对象和主体问题。

关于新农村建设，有两种理论倾向：一是强调村民自治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二是强调新农村建设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前者集中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关于中国村民自治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强调乡村自治和民主政治在农村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功能。[6]而早期的乡村建设学派则认为导致中国乡村落后面貌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的“散”和“愚”，因此，需要依靠外部建设的力量将土地的分散经营有效组织和集中起来，通过加强农村教育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7]发展经济学的制度学派也认为农村发展依靠自身内部要素具有局限性，强调农业和农村政策对发展的推动作用，如舒尔茨主张向农村尤其是农村教育增加投入[8]，林毅夫倡导通过新农村建设来促进农村市场的快速发展[9]。

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村民在乡村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但在公共资源相对匮乏的乡村，自治的治理模式会增加农民的负担，且不一定能带动乡村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更好地解决乡村公共资源短缺以及资本、技术和信息等发展动力匮乏的问题，但也存在建设与主体性相悖的问题。因此，自治和建设的两种理念需要在充分了解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状况及其对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基础上实现结合，即根据农民的现实需求来推进新农村建设[10]，在建设过程中引入自治原则，充分尊重乡村社会各阶层的自主性，调动各阶层在建设中的主动性。本文通过对2006CGSS的数据分析，考察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特征、社会需求、认同观念和行动倾向，以把握各阶层对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以及在新农村建设中将发挥的作用。

二、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基本状况

农村社会并非只是由农民阶级构成的单一结构，而是由复杂的阶层结构构成的。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加快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的阶层分化程度也在提高。就职业分层来说，乡村社会主体可以分为：非劳动力、纯农业劳动者、半农业劳动者、外出打工者、乡镇企业工人、乡村知识分子、乡村工商业经营管理者、乡村管理干部等阶层。

而如果按照社会分层的层级来划分，也可以将农村社会阶层分为五个层级。根据调查结果，乡村居民的阶层认同分布情况是(见表1)：只有2·3%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上层

以上，认同为中层的占22·9%，27·5%认同为中下层，47·4%的人认为自己归属下层。由此可见，多数农村居民具有“中下层以下”的阶层意识。

就农村各阶层的受教育情况而言，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总体偏低(见表2)，超过1/2的人仅接受过小学以下的教育，88%的人的受教育水平在初中以下，仅有1·5%的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五个阶层的受教育情况来看，阶层越低，平均受教育水平越低。特别是农村的底层，近60%的人受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超过92%的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几乎没有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相对于中层以下的人来说，农村中上层以上的人在受教育水平方面明显高于中层以下，他们中接受高中(中专、中技)和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显著升高。

农村居民的初中以下受教育水平与他们的“中下层以下”阶层认同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农村社会各阶层受教育水平总体偏低，既反映出当前农村教育存在相对滞后的问题，也说明较低的文化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民的发展及地位的提高。多数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因素可能还在于农村教育体制。现行农村教育体制虽然对9年义务教育给予了较多投入，但与此同时，高中以上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则并没有得到体制的重视。一些地方尤其是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高中以上教育可能还以不同的方式遭到削弱。因为高中教育的录取和收费制度让很多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农户，不得不放弃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出现多数农村学生在完成初中义务教育之后，会选择外出打工，而选择继续升学的人数就相应减少。在经济收入方面，农村底层的平均家庭年收入在11500元左右，中上层的平均家庭年收入最高，达到27500元左右。按照全国农村户均规模4·08人计算，农村社会底层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在2800元左右，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人均年纯收入3255元[11]，中下层的收入水平与之相当。农村中上层家庭的人均年收入达到6700元，但仅与城镇家庭中中等偏下收入水平7177元相当。总体来看，除中上层之外，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平均收入水平较低，而且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分化也已出现。

从经营活动情况来看(见表3)，目前农村有近83%的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17%的人不从事农业。具体到各个阶层，中间阶层当中从农业生产向外转移的比例最高，近21%的人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在外出经营或务工经历方面，农村的上层和中间层比例较高，而中上层比例相对较低，为28·8%，这可能说明，改革开放后，农村社会约2%的人通过发展农业专业化、现代化经营，成为农村专业户，经济收入水平得以大大提高，从而在农村处于相对较高的阶层地位。

目前，就人们主观阶层认同的情况看，农村的阶层结构虽有一定分化，但有97·7%的人皆认同为中层以下，这与当前农村社会各阶层的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总体偏低有着一定的关联。

三、农村社会各阶层对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和期望

当前农村究竟哪些方面需要建设？需要怎样的建设呢？弄清这些问题是明确新农村建设对象和建设任务的重要前提，否则一些建设实践将可能脱离农村现实需要，不能真正满足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生产和生活需要，难以对农村社会的发展真正起到推动作用。

在2006CGSS的调查问卷中，我们设置了“您希望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农村提供什么”这样的问题，以了解农村居民究竟期望新农村建设怎样推进。关于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我已从期望性需求和相对剥夺性需求两个方面进行了总体分析。

[12]在这里，将从阶层分析角度来考察新农村建设的需要问题，以便更加具体地认识农

村社会各阶层需要怎样的新农村建设。

表4列出了6类主要的新农村建设需求，这是从对多项选择中汇总归类得出的，并对各类需求与农村各阶层进行了回归分析，目的在于进一步认识各阶层之间的需求是否存在差异。

从统计分析结果看，增加农村教育或培训机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三种需求与阶层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各个阶层对这些方面的建设都有相当的要求，不存在阶层间的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三类新农村建设需求属于普遍性需求，因而它们也可能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对象。

在增加农业补贴需求、增加收入来源需求和减轻负担需求三个方面，阶层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属于差异性需求。相对于农村下层群众，中层和中下层对增加农业补贴产生需求的概率更大，其中中层比下层高出52·2%、中下层比下层高出24·5%。在增加收入来源方面，农村上层、中层和中下层比下层的愿望更为强烈，上层比下层高出336·7%，中层和中下层产生此类需求的概率比下层分别高出64·3%和26·5%。至于减轻负担的需求，主要包括：一是减轻农业税费负担，二是减轻农业生产成本上升的负担。相对于农村下层群众，中层和中下层的人产生此类需求的可能性更高，分别高出22·8%和15·1%。

农村社会不同阶层在增加农业补贴、增加收入来源和减轻负担三类需求上的差异，一方面反映出不同阶层对这三个问题的主观感受和要求程度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三类需求是农村社会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有更多的阶层比底层群众更可能产生这些需求，意味着这些需求也具有广泛性和特殊性。因此，满足三类差异性需求也将是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构成，而且需要根据不同阶层的特殊需要，通过不同路径和方式来实现建设的目标。

农村社会各阶层之所以形成对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普遍性需求，与现实的客观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88%的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为初中以下，这反映了农村教育发展的普遍滞后性。而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文化教育程度已成为个人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本，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的农村居民自然会对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产生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其次，在社会保障方面，当前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居民获得公共保障资源的机会非常少，尤其在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方面，农村居民主要还是依赖家庭和个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和生计风险在不断加大，仅凭个人和家庭的保障已经明显不够，因而人们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日益普遍和强烈。最后，农村各阶层之所以普遍要求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因为：一方面，人们认识到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或基础条件，一个地方能否得以发展，交通、通讯和其他生活设施建设是否发达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农村改革后，家庭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但公共领域尤其像水利、环境、乡村道路等基本建设在集体经济衰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所忽视，而且在后农业税费时代，农村基本建设依然面临资金支持问题，而对于经济收入水平不高的农村居民来说，要承担起这些建设任务必然加重自己的负担，因此，人们期望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支出途径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至于三类差异性需求的成因，可能主要与当前农民偏低的经济收入水平有关。人们无论是期望获得农业补贴，还是希望获得增收机会或是降低生产生活成本，实际上都是期望经济收入水平得以提高。中层和中下层对这类需求更为强烈，表明他们对当前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状况不太满意。一方面，农民经济收入的绝对水平虽然得以大大提高，但并未达到理想水平；另一方面，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农村收入水平与之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农民收入增长近年来有减缓趋势。因此，农村居民特别是中层以下的人对农业

补贴、增收和减负形成越来越强烈的需求。

四、农村社会各阶层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角色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和资金去推进，但由于新农村建设是乡村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因此离不开乡村社会主体的参与，而且建设的根本目标就在于促进乡村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以更好地满足农村各阶层的社会需要。有农村各阶层以适当的角色广泛参与的新农村建设过程，将是把国家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中应发挥的作用与农村社会治理有效结合的最优途径。

解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建设与治理的关系问题，仅靠村民自治制度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农村公众以恰当的角色及合适的方式参与到建设过程之中。这样一方面可以发挥公共力量对促进农村发展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能调动农村社会各阶层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农村各阶层究竟以什么样的角色参与新农村建设，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呢？这可能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阶层地位特征及社会需求结构。如果按阶层分析的方法将农村社会结构分为五个等级阶层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五个阶层的现实经济与社会特征以及社会需求来分析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位置与角色。

农村社会上层的人数不多，主要由农村非农职业者如乡村干部、一般职工和知识分子等构成，他们具有相对较高的学历和社会声望，以及较为稳定的职业岗位，但他们的经济收入并非为农村最高水平。这一阶层虽然可能并不以农业生产为主，但他们是农村社会较为稳定的居民，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他们将在领导、动员、协调，尤其是在农村文化和教育建设等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是构建完整、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生活和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提高这一阶层的经济收入水平，以促进该阶层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农村社会中的管理、教育和稳定功能。

农村中上层主要包括那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先富裕起来的家庭，有发展现代化农业或规模经营的专业户，也有经营乡村工商业的个体户。这一阶层的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基本达到小康状态。这一阶层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农业以及农村多种经营、活跃农村市场和带头致富等方面产生积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二是如何规避和应对市场的风险。所以，在新农村建设中，他们将是政府推进制度创新，以及创建农业信息化服务和技术培训服务平台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

农村社会的中间层主要由农村的年轻人构成。目前，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外出务工，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也是非农业经营活动。中间阶层实际上是农村社会中流动性、不稳定性较高的一个阶层。一方面，他们希望从事农业能获得更多的补贴及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他们从农业转移出去的可能性又是最大的，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已经不善于农业劳动，也可能不习惯一直守在乡村的生活方式，尽管他们可能还离不开乡村。因此，在新农村建设中，中间层是主要的转移和稳定的对象。转移就是通过社会体制改革促进农村中间层的一部分有序地向农业外或城镇转移，缓解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压力；稳定就是要通过农业政策调整来改变农业生产的收益结构，以稳定部分中间层，使他们能够安心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为农村建设和发展作贡献。

农村的中下层是乡村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既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之一，又是城市建设中的真正农民工。他们兼顾农业和非农业，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来回摆动，但其根基依然在农村。虽然他们作为农民工的收入可能超过农业收入，但他们的家庭并没

有放弃农业，而且也会把农业和农村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所以，中下层依然是农村社会的稳定成员，他们向外转移的可能性较小，因而也希望新农村建设能够改变他们所生活和依靠的农村的生产与生活条件。同时，他们也是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因为农村面貌的改变与他们的切身利益需求紧密相关。农村中下层最为关心的可能是农业生产收益的增长问题，即如何从农业生产中获取更高的收入，以及如何在农村寻找到更多的收入来源。在新农村建设中，调动和动员这一阶层的积极性，主动地参与农村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无论从夯实农业基础地位还是从推进农村新发展的角度看，发挥这一阶层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农村社会的底层是农村社会的基础，也是当前农村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支撑，他们由普通农民大众构成。目前，这一阶层已成为坚守农业和农村的主要力量，也是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承担者。由于乡村社会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只有部分老年人和妇女维持着平常的农业生产和家庭生活，因此，农村底层阶层的生产和生活形态构成了当前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特征。因此，新农村建设要重点关注这些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农民。一方面，国家建设要使这些为稳定农业基础地位和农村社会生活作出贡献的阶层得到合理的收入回报和相应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使他们真正享受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收益。另一方面，在促进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使农村底层阶层得以发展则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既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力量，又是发展中的“短木”。这一阶层得不到发展，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都会受到制约。

综上所述，在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分化也在加速。因此，推进新农村建设，就必须考虑不同阶层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从现实情况看，农村中下层以下阶层已成为当前农业和农村的真正主体，因而他们是新农村的真正建设者和实践者，新农村建设更需要关注他们的需要、调动他们的建设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结论与讨论

新农村建设虽已确立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样的总体目标，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过程，要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以达到这一总体目标，弄清建设的对象和建设的主体这两个基本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高同质性、低流动性的乡土特征正朝着阶层分化、高流动性方向发展。因此，究竟建设怎样的新农村以及由谁来建设新农村，是农村社会结构转型提出来的问题。应对这样两个基本问题，不能脱离问题提出的宏观背景，否则我们难以找到问题的真正答案。

对农村社会各阶层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把握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变迁现状，把握在结构变迁中各阶层的社会需要特征，由此去分析各阶层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从经验分析的结果看，与改善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三类社会需求，已成为农村各阶层的普遍性需求。这一结果与当前农村在这三个方面的滞后发展的现实是吻合的，同时也预示了新农村建设的公共资源所要重点投向的领域以及国家建设力量的重点任务所在。在农业补贴、增加收入来源和减轻负担这三类需求方面，存在着阶层的差异，反映出中层和中下层对农业收入增长的期望比农村底层更为强烈，这对他们参与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的信心和积极性将产生重大影响。

农村阶层的分化意味着不同阶层在农村建设和发展中的地位及角色在发生变化。就现实而言，农村中下层及底层群众已成为当前稳定农业和农村的主要力量，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也是新农村建设最需要得到发展的阶层。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赖特：《阶级》，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 [5]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6] 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7]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 [8]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9] 林毅夫：《论经济发展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0] [12] 陆益龙：《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需求及影响因素——基于2006CGSS的分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3)。
- [1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电子版)，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文档附件：

编辑： 文章来源： 社会学视野网

版权所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mail: ios@cass.org.cn

欢迎转载，请注明：转载自《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